

續

藏

書

續藏書卷十七目錄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岳

太保周文端公經

太子太保劉公大夏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珊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敷華

尚書黃文毅公孔昭

太傅韓忠定公文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瀚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附弟 鴻漸 段堅

副都御史陳公鎬

附弟 欽

都御史王公雲鳳

尚書林公俊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瓊

附 陸完 彭澤 陳九疇 曹謙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

都御史馬公昊

續藏書卷十七目錄終

續藏書卷之十七

經濟名臣

少保倪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岳字舜咨上元人父謙正統四年進士歷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侍東宮上大  
學諸直解又明年考順天鄉試勢家子弟不獲倖進  
造飛謗誣公謫戍開平八年赦還外艱去歷仕至南  
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僖文僖嘗奉命祀  
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公因名岳公瓌偉秀

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爲編脩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講

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每大廷集議公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鬯達下至瑣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尚書公爲侍郎疏言上詔可耿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

公每見公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於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唐之註疏咸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若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尚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守嶺南內臣韋眷誘撤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

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耿爲尚書內臣韋泰傳旨  
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公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  
昏矯僞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  
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馬鈞陽言成化間  
累度僧道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  
二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二  
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耗宜立嚴科痛加條  
革如文升議便九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  
未幾改南兵部叅贊機務十一年清寧宮災條上修



省二十八事。十三年，召入吏部爲尚書。公才學識量優於經濟，於諸卿中唯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不肯苟徇。先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公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下禮官議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公議良是。十四年卒，贈少保，謚文毅。國朝父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謚文自公。父子始文集並傳自。

王忠文後再見云公奏議多不錄錄其論西北備邊  
事狀略云近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訛加思  
蘭大爲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劄腹  
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  
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  
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  
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  
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  
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

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虜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厯廟慮，遣將徂征，柰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充牣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

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褻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陞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旣遠。往返不

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  
奸態擣虛批吭兵家奧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  
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  
調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  
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  
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闕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  
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  
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  
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

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徂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

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 朝廷有糜廩之虞  
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  
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  
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  
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  
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  
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  
之憂於 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  
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攄指掌之圖肆胷臆之見者

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



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旣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夫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

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一土皆受之於天，於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拯。此實寡謀，故爾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旣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書

生典兵調詢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執已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旣爲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違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宇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機上隳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

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略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

萬也。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太保周文端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經，字伯常，天順四年進士。父墳，字廷玉，陽湖人。宣德乙卯貢士，初主事刑部，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尚書寬大詳雅，修髯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寧。卒，謚莊毅，贈太子少保。公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 泰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請。東宮坐聽，公不從。弘治二年，侍郎禮部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

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故  
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  
貢獻斥樂戲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上踪跡  
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寔具草公曰疏  
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  
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  
千引粥兩淮准給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  
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上悅公言併  
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

馬各有司。

祖訓六部不得相壓。兵部輒侵戶部官。

非

祖訓。

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給事中魯

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於國。不宜浚於民。織造賞資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洒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顧役。壽寧侯家有賜田河間。



數百頃詭賜額并得附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卽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仕

康陵卽位起南戶部憂去三年又起禮部卒贈太保謚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

及授政務。守正應變。軌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太子太保劉公

華

裕陵

茂陵

泰陵

公名大夏字時雍華容人舉鄉試第一明年爲天順八年中會試又明年廷試高等改翰林院庶吉士居二載解館當留而大夏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員外郎進車駕司郎中還爲職方司大夏之郎中職方也明練於天下事所奏覆多當上意太司馬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貴人汪直與保國公威寧伯比創邊釁大夏欲抑絀之不能時時扼腕安南黎灝破侵占城地西畧諸土夷敗於老撾中貴人汪

直欲乘間討之。使索英公下安南牘。大夏匿弗予。尚書爲榜吏至再。大夏密告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朝鮮貢道由鴉鶻關。迂迴數十程。奏請由鴨綠江便。大夏謂由鴨綠江便。誰不知。顧迂之而待今日。殆有微意。乃勿許。尋大同師失律。倉卒告警。大夏規調兵食有餘。太宰才之。欲以爲少司馬。不則太僕卿。而大夏亟請外。得福建叅政。已遷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及宋慈元后陵。泫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歿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

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布政去  
廣東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大夏善嘗稱  
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母論於今人中卽古人  
亦未易當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進大夏右副  
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  
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䟽其壅可三十里  
復䟽四府營之壅可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  
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  
無滯功重而費輕逾於徐有貞甚璽書褒賞入爲

戶部左右侍郎十年出治邊餉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蓋往時糴買糧必百千石草必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實邊人糧草續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家自得告輸貴子弟卽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

法行倉場有餘積而私家有餘財矣十一年三上章乞致仕歸築草堂居之天下因稱曰東山先生十三年廣東西督撫缺卽家起右都御史其吏人思大夏遺愛鼓舞稱慶大夏亦精心無倦一時肅然盜賊衰止在廣東西一歲所再求去皆不許十五年召爲兵部尚書力辭復不許旣廷謝上御帷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大夏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歛俱有常何至

今日獨言民窮財盡，大夏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卿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微歛，可一一議而革也。於是上益察知大夏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載珊亦以材見知。上當常朝，坐金臺，有宣必太夏，再宣必珊，而御文華有所召對，亦必大夏與珊偕。時虜數犯邊，而太監苗達者在延綏，嘗搗虜營，妻子有尅獲，乃以捷聞。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搗虜，而問於大夏曰：卿在廣，知苗達乎？延綏至今



少息肩矣。大夏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虜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也。上曰：卽爾，太宗何以屢得志於虜？大夏對曰：陛下神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舉十萬衆，悉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唯有守耳。戴珊亦從傍贊決。上遽曰：微二人，吾幾爲所誤。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大夏語及之，大夏對曰：法司持法任怨，而使以恩歸。上似未足深怒。上曰：古亦

有之乎對曰孟子云舜爲天子臯陶爲士師執之而已。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允珪請一日問諸衛所卒強可用否大夏曰嚮者臣但言民窮而卒窮殆甚。上曰在衛有月糧征戍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困轉漕江北困京操它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上歎息曰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稱爲人主居數日令九卿大臣各言軍民弊政莊浪土帥魯麟爲其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疆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

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上問大夏對曰彼虜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疏。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間。麟卒怏怏病歿。上復謂大夏京輔左右肘。吾欲各宿兵其地。大夏乃因御史議請以保定操卒萬人還之。鎮以爲西衛。而東兵納之密雲薊州。以爲東衛。報可。中貴人監京營者。恚失兵。造飛語。揭之宮中。上示大夏曰。禁地豈外人所能及。不過此曹子不利於失兵耳。又問大夏兵餉何以常乏。大夏

對曰臣無暇及他鎮臣在廣廣之會城撫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教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

至世廟時乃裁削之知承傳之難矣主亦不能遽革也

祖宗來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上面命大夏偕大夏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卒命大夏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瑋恃夙貴耻不肯與選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大夏不至卽叅奏大夏曰如前旨何上曰吾雖意許之未

發也。何謂旨？旣而璋果不來，大夏與陳寬等叅上，  
上切責璋，示若違繫者，而姑宥之。上復語大夏，諸  
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弊莫  
甚於此。二曹，大夏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  
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  
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大夏者矣。上  
嘗語大夏：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大夏不對。再言之，又  
不對。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  
是也。旣而大夏亦稱一侍郎才。上曰：劉健亦稱之。

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上又言：「徼復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媚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上自是益信大夏與戴珊，賞賚金幣，肴醴無虛月。至以玉帶麒麟服賜大夏。上一日召對良久，曰：「述職者集矣，諸用事大臣皆杜門。若二卿門何必杜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屬母廷謝，恐它人或厭望。一日欲有召，大夏在班而不上，不見。次日論大夏，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糾。故已之，且恐汝同。」

列有忌者，珊以老病乞骸骨。屬大夏一從吏，上謂  
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大夏爲言：珊實病，且用  
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上曰：  
主人留客堅，客且爲強留。珊獨不能爲朕留耶？且天  
下尚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大夏皆叩  
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俄而上崩。武宗立，  
上少而從，左右爲俠游，幾已露。時戴珊已卒，大夏與  
馬文昇相繼乞骸骨，詔進大夏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賜璽書，乘傳續廩給。夫瀕行，又賜白金彩幣寶鏹。

而郎中李夢陽爲東山草堂歌語跌宕悲壯天下傳  
之大夏歸未幾而逆瑾亂政與中貴人修大夏郟劉  
宇又微聞造膝事銜之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  
夏家可當邊費十二於是以前廣西土帥岑濬事波及  
大夏而訊之欲坐以激變死中外識不識咸惜大夏  
先帝朝遺老濬不反何名變事與大夏不相涉何名  
激然無敢以語瑾者屬三法司議左都御史屠濬言  
檢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慢罵曰卽不死可無戍耶李  
東陽時居內閣首旣解之又瑾所使使調大夏家實



貧始永成甘肅衛瑾誅赦歸悉復其官爵於是言官  
交薦大夏謂當併復其廩秩而中貴人在事者尚不  
平大夏不許大夏杜門教子弟耕稍羸卽以貸予姻  
族天下猶以其存亡爲重輕居數歲卒壽八十一言  
官復推大夏詔予祭葬特贈太保謚忠宣

鄭端簡曰脩清寧宮有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  
減十五督工者訴上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誥責  
洛陽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尚書輒以老辭朝廷  
下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故辭更

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上欣然如公議。嘗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公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上稱善。又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權呼聖德如天地。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

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卽重責致效。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一日上召公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追避去。奏事畢復來。公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公曰。聖上天性聰明。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某於老太監。踪跡踈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上崩。

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瑾專政，三年夏，逮詔獄，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五年，赦歸田。八月，瑾誅，復官致仕。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無不盡心。李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

弇州外史曰：弘治最多名臣，內閣則劉健、李東陽、謝遷、六曹則耿裕、倪岳、余子俊、周經、張悅、戴珊、閔珪、韓文、侍從則楊守陳、吳寬、王鏊、方鎮、秦紘、王越、要未

有如三君子之灼灼者也。恕直諫重天下，然不難於孝宗而難於憲宗。孝宗仁君也，然而頗以齟齬終，豈非所謂事君數斯辱也耶？文升數更中外，歷權寄，不屈不脛，蓋以才力勝。大夏仁心爲質道揆法守，晚際魚水，密勿都俞，庶幾有三代之風，所恨造膝之語少有傳者。

李夢陽送大司馬劉公歸東山草堂歌曰：東山有草堂，縹緲雲嶠孤。前對祝融峰，下瞰巴陵湖。明公昔時此堂居，麋鹿熊豕當窓趨。洞庭日落風浪湧，倒影射

新漢名臣傳卷之十一  
三十一  
堂堂欲動慘淡誰聞紫芝曲獨善不救蒼生哭先帝  
親裁五色詔老臣曾受三朝祿此時邊徼多戰聲曳  
履謁帝登承明謝安笑却淮淝敵魏相坐測單于兵  
九重移榻數召見夾城日高未下殿英謀密語人不  
知左右微聞至尊羨自從龍去不可攀公亦卧病思  
東山湘娥含笑倚竹立山鬼窈窕堂之側上書苦死  
只欲歸聖旨優容意悽惻內府盤螭縷金織賜出傾  
朝皆動色白金之鈿紅票記寶鈔生硬鴉翎黑崇文  
城門水雲白是日觀者塗路塞城中冠蓋盡追送塵

埃不見長安陌。人生富貴豈有極。男兒要在能死國。  
不爾抽身早亦得。君不見漢二疏。千載想慕傳畫圖。  
卽如草堂何處無祿食。覩竊胡爲乎。乃知我公真丈夫。  
夫嗚呼。乃知我公真丈夫。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

事

裕陵

茂陵

秦陵

公名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八年進士成化二年御史督學南畿十四年督學陝西爲按察副使二十年陞浙江按察使尋陞福建兩布政使弘治二年副都御史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爲利公刻日令自首嚴練兵伍自製爲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餘人事遂定四年陞刑部侍郎九年陞南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御史上親鞫



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開折、天威頓霽、  
上知公清慎、每廷宣、接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  
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  
覺泣下、上亦爲動容、一日公私懇華容曰、珊老病  
子幼、萬一客歿異鄉、不得瞑目、公同年友受知、主  
上獨不爲我言乎、一日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  
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矜允、上  
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珊恐微誠不  
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曰、爲彼達情悃、上曰、卿

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華容以上語告公，泣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公奉職守法，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歿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

事

裕陵

茂陵

泰陵

華陵

公名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八年進士。父洪，進士，爲御史，沒於土木。公少有奇氣，里中有竹樹爲怪，公年七歲，卽指麾羣小兒盡斬去。入翰林，爲庶吉士，與華容同出兵部，爲主事。歷郎中。華容醇亮端恪，公方毅坦直，並負時名。成化十一年，叅議浙江，景寧有礦盜衆，且議用兵，公力請撫，執十二人寘法，餘悉解散。弘治元年，左布政使湖廣。三年，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憂去。六年，復山西巡撫，奏增解池鹽課，補藩祿，餉大

同多折色。民困。公請太原北可車行者致米。八年。改陝西會妖僧據山中爲逆。朝議且用兵。鈞陽曰。張都御史能了此。不數日。公果授計山中。父老。縛妖僧至。明年。陞南京刑部侍郎。十二年。右都御史。總漕巡撫江北。盡斥武臣諸貪刻者。時例漕司負算。假銀太倉。稍寬其息。明年來償。償前負。又復假。前後相尾。負益積。公曰。下剝上攘。漕是以窘。國貸取息。大非政體。築高郵湖隄。溝殺水勢。又築隄寶應。十四年。改南臺。與翰林。翰林俊。章懋。稱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遷南刑部尚

書尋召還內臺。上知公名，與華容、鈞陽、浮梁、同心效職。一時並稱名卿。正德元年，瑾矯旨逐公歸田。又明年卒，病且革，儼衣冠，揖家廟，退終正寢。公丰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貴飾吏治，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尚書黃文毅公

事

裕陵

茂陵

恭陵

公名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四年進士爲屯田主事察友忌公嫉奸吏誣奏事竟白同寮坐傾險去官公以故譽益起陞都水員外郎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而知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品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勢家干請

欲用其私人，輒力言不可。公亦不妄交游。陳恭愍、謝文肅獨以道義相好。奉詔薦應天府尹樊瑩。福建按察僉事章懋。文肅言：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不少變。陞右通政。通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原屢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子備亦爲文選郎中。備子綰，官生，論大禮，歷官禮部侍郎，遣使交

南陞尚書未行落尚書以侍郎致仕



○太傅韓忠定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文字貫道，洪洞人。母妊，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已而生子，因名文。成化二年進士，爲給事中、工科劾都御史王越，薦故吏兵尚書李秉、王竑，語頗涉兩官。越又附汪堅，以故逮文華殿，考訊幾死，出爲湖廣叅議，累官都御史、侍郎、南兵部尚書。泰陵知公召爲尚書、戶部，時時召見公。一日，顧公長歎，公頓首謝不職。上曰：朕欲理鹽法，苦人撓沮，今邊儲日急，奈何？公又頓首謝，出上疏，請革七弊，一開中引鹽，二興

販私鹽、三賤賣官鹽、四買補殘鹽、五夾帶殘鹽、六越境市鹽、七轉運乏人。上盡行其言。康陵初卽位，青宮舊內侍劉瑾等日導上犬馬鷹兔舞唱角觝，廢萬幾公。每朝退輒泣，屬吏李夢陽說公大臣義共休戚，徒泣何益。比言官交劾諸內侍，章下閣。閣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歿爭閣老，又得諸大臣爭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乃具疏以進，曰：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歎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

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媾褻，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唯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天眷命，祖宗大業，皆在陛下。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麤粉菹醢，何補干事。昔

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洩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瑾等大懼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闔瑾等窘已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

下明日忽召諸大臣入洛陽語王鏊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跪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是日瑾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因閣議堅持猶不肯下瑾等無奈何乘夜繞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上恩奴儕且磔餵狗上色動瑾等益復伏地痛哭不止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唯上所欲爲誰敢言者於是上立詔瑾入

司禮監連斥洛陽餘姚二閣老自是瑾益專弄權矯  
詔奪公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又矯詔逮公詔獄  
欲殺公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贖米先後三千  
石破公家瑾誅復官致仕。永陵卽位羣臣交薦加  
太子太保賜誥存問曰起文彥博於九袞之餘人心  
攸屬繼韓魏公于百代之後家慶彌長卒贈太傅謚  
議稱公愚同審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  
學謚忠定。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

事

茂陵 康陵

泰陵

公名瀚字亨大，閩人。成化二年進士，爲翰林編修。歷陞諭德。弘治三年，爲祭酒。公爲祭酒，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且百。公悉貯官，構祭酒公署，及監中諸師儒寓舍。九年，進禮部侍郎，掌監事。十二年，入吏部，爲侍郎。明年，爲南吏部尚書。會災異，率羣僚陳十二事。時有御史自巡按逮獄，二三儒生，夤緣傳奉，授中書舍人者。公上疏申救，御史乞寬宥，以全風憲之職。收回中書舍人，成命以杜倖進之。

門不報十七年復疏重根本以回天變四事明年甲子請老正德元年冢宰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薦公學優才贍剛方貞介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是時逆瑾側目方正士會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贖俸金且議上章直諸言官瑾聞之恨勒科道招詞逮公爲黨矯詔降浙江左叅政致仕瑾恨未已復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謝尚書韓文等爲姦黨瑾誅復尚書致仕按察副使陳伯獻嘗稱公賤者卽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卽之不知



其爲尊愚不肖者卽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意想  
干者卽之始知其凜然不可犯也卒年八十六贈太  
子太保謚文安子庭楫嘉靖中爲工部尚書謚康懿  
庭邨第庭機官南京禮部尚書庭機子爓亦爲南京  
尚書禮部機與爓三世皆爲祭酒爓孜孜不倦教誘  
後進唯恐有忝祖德蓋慈仁謙厚允矣君子第煙亦  
舉進士爲兩司三品大官庭機與爓皆宜謚文庭機  
文康爓文懿當矣

尚書王文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唐陵

公名鴻儒字懋學南陽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公聰  
悟天成書過目成誦作字端勁有古法里人有爲府  
史者嘗致公佐書府中知府段堅見公書顧奇史史  
對曰史里人王生書也堅卽召見曰子風神清徹豈  
塵埃中人卽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爲諸  
生提學副使陳選異其文曰此生文章經世非直舉  
業未幾發解河南第一筮仕南京戶部弘治九年僉  
事提學山西十五年進副使提學在晉九載泰陵

勵治思賢嘗召見華容論人材曰藩臬中如王鴻儒  
他日可大用正德改元乞致仕賜誥四年家拜國子  
祭酒不數月憂去七年又拜南戶部侍郎十年召入  
吏部歷左右侍郎嘗曰惟誠與直名言能濟國事趨名者  
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時吏部尚書陸完有才  
名與宸濠通公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  
完意不說十四年三月陞公南戶部尚書是歲六月  
宸濠反完敗公出督餉留都至九江聞變遡流欲入  
武昌約守臣起兵討賊又聞康陵南巡益憤憊疽

發背卒，謚文莊。公博聞多識，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已，歷歷能言。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通窒，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段太守蘭州人，治南陽，脫略簿書，宣導化理，公及舉人張景純皆太守所識，拔第鴻漸，亦舉河南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使，致仕，廉靖有吏才。

副都御史陳公

事茂陵

公名鎬，字宗之，系出會稽。大父嵩以通天官學徵赴南京，占籍欽天監。父猷，繇鄉舉爲豐城教諭。公賦質卓穎，少受庭訓，以文行聞。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人，丁未成進士，授禮部主事，乞便養。改南吏部郎中。晉山東提學副使，爲人明敏，有吏幹。董學時，校閱精覈，公廉詳慎，終始如一。諸生登降之序，皆自書之，不假手吏人。輯洙泗誌，振發士習。諸生感其風誼，興起成就者甚多。齊魯間稱名督學，必首推之。晉江西叅政。庚

午晉湖廣布政使會漢沔盜起流劫郡縣民之貧無  
賴者蟻附其間徒黨日衆公設方略督官兵以次討  
平之餘賊未盡朝廷卽晉公都察院副都御史巡  
撫其地公曰良民可驅而爲賊顧不能還賊爲良民  
乎於是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湖湘素服公威信見  
檄卽盡散歸農蓋負固阻深者咸喁喁有更生之樂  
矣壬申以疾乞歸命未下而卒所著有矩庵漫藁金  
陵人物志行於世第欽字諒之蚤負文譽與兄鏞齊  
名成化丙午丁未同登科甲授南武選主事署選軍

政秉持清格峻拒請托豪貴者側目咸思中之會武  
庫郎婁性被誣下獄取勘同部人皆搖手避莫敢暴  
白公獨奮身疏其寃狀詔并逮公同繫者二年婁  
病日寢賴公周旋之得不死久之婁乃獲免而公亦  
以此名聞天下出知廣平廣平爲畿輔要郡簿書填  
委公洞達民隱臨事果決至則蹕厲風發百廢具興  
以時巡行屬縣問民所疾苦廉有司賢不肖而勸懲  
之有望風解印去者郡人號爲陳母弘治乙丑入覲  
吏部舉二千石卓異者十人請加宴賚公首與焉晉

廣東提學副使、條教甄別、士方嚮風、以疾卒、時論惜之、公嚴毅方正、所與游、必當世名人、於物非其義不取、服官二十年、樸素一如寒士、讀其文、典則閑遠、知其於忠愛孝友甚隆也、司寇顧公璘刻其自菴集四卷、海山聯句集四卷、今行於世、



都御史王公

事

茂陵

奉陵

康陵

公名雲鳳，字應韶，和順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弘治十  
年爲祠祭郎中，疏論中官李廣及異端左道倖進者，  
是歲十二月朔，駕自郊壇還，坐事，謫陝州知州。緇修  
劉瑞上疏言副使楊茂元才識優長，持憲得體，郎中  
王雲鳳守官廉正，持行清介，相繼獲罪，乞早賜召用。  
十一年，僉事提學陝西。十五年，改副使提學。正德四  
年，爲國子祭酒。明年，改南通政。是歲請告。七年，起家  
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益奮發才氣，日夜理邊，邊吏憚

其威逾年憂去十年又起家副都御史理鹺淮浙亡  
何上疏乞休嘗移書吏部尚書楊文襄曰山中屢聞  
讜言近留王昂一疏人尤傳誦昔唐介貶數月兩轉  
未久復殿中侍御史王昂既不獲留推薦超擢在公  
筆端每恨李文達公近稱賢相然羅一峰淪落以歿  
岳蒙泉坎壈終身極貪陸布政顧得超拜尚書今文  
達之富貴安在哉切恐奔趨富貴瞻談利達者相見  
輒稱功頌德乞憐求官直諒之言無由上達雲鳳疊  
辱薦藁感激慚懼敢不布其愚今兩耳並聾百藥不

効只得耕田納稅養親讀書唯俯垂憐念使復鹿魚  
蝦各得其性幸甚公當官孤立直行已意以故上下  
多齟齬家素貧遭逆瑾誣贖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  
償山西巡撫言公忠義廉節請周其家

○尚書林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俊，字待用，福建莆田人。少力學，有文。成化中以進士授刑曹主事，日習法，執比櫛密，而卒歸之平恕。時上方寵僧繼曉，及寺人梁芳，俊以災異上疏曰：臣惟入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薄蝕，野熊入城，鑿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怨咨。然臣愚謂此手足之疾耳，未甚害也。山西、河南連年饑荒，而關陝尤甚，人民流徙。

被于荆襄、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倉廩懸磬、拯救無法、樹皮草根、採取盡竭、饑殍盈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隕涕、而撫按三司等官、肉食其地、顧盼徘徊、專事朦蔽、民饑至此、漠不爲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調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卽遣才力大臣、及科道廉能官、分賫帑金、馳詣近地、其臨清起運、及鄰封蓄積之糧、聽令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贍濟、則未死饑民、抑猶可及濟也、抑臣又

有說焉。孟子有云：「歿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歿者，故患有不辟。」臣說一行，可以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爲聖明納諫之主，奠億萬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一身，臣何惜一身之禍而不爲陛下陳之哉！臣聞修養之說，佛氏之教，怪誕無稽，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誣每見於漢唐宋史之間，可考也。妖僧繼曉，市井無賴，猥挾邪術，詐欺楚府，竄身逃罪，潛住京師，多方夤緣，致蒙聖眷，敢復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造寺

塔是必繼曉小人過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彌昌民命咸永邊疆底寧以此啗陛下也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盡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然且不爲况萬無是理而有天害也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位予將焉戰夫鶴之好未害其失人若此

臣懼夫不斬繼曉異日之禍誠恐未涯也然薦之者  
梁芳芳傾覆陰狡引用邪佞附之者驟得美官觸之  
者動遭竄逐欺罔若趙高奢侈若石崇數年間以進  
貢買辦爲名盜國帑藏貲財山積尚銘汪直未能或  
先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夫天下猶身也賢才元  
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爲  
疾爲病臣切爲身危之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下及  
閭井饑餓之民咸欲食梁芳繼曉之肉而無一人敢  
以此言進者獨惜官而畏死耳臣何忍畏死不言而



以爲陛下仁聖之累耶下詔獄謫判姚州弘治  
初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  
大佛歲時集士女以金泥其面俊行部命焚之父老  
言犯之能致雹損稼俊與之約積薪伺之果雹卽止  
已無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輸官償民逋毀淫祠三  
百六十餘區撤其材新學擢湖廣按察使風儀整肅  
屬吏不敢犯會境內雨雪震電引咎䟽時政言貴州  
調官軍軍苦戰鬪民疲轉輸德安安陸創造興岐二  
王府吉府復增修葺工役浩大費動鉅萬民不堪命

且府大則心侈，侈則驕，驕則踰分。府大則難于創，蓋而又難于脩葺。又居人難充，疾疢易生。臣謂興岐二府宜小而不宜大，吉府宜修而不宜葺。乞循寧襄德故事，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爲著例。不報。俊引疾乞休，不待報竟歸。得允。後以言官薦，拜僉都御史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涌，俊疏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唐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乞減齋醮，清役占汰冗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士大夫。語甚明切。時毅皇帝在青宮，上嗣胤未廣，俊

特以爲言已。又疏言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艱虞故能周悉民情爲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未必福而伏禍也。今農畝細民家無十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况太子國本天地祖宗華夷所付託耶。今皇太子年踰幼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傳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召禮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南光祿少卿楊廉充講讀官其資序不合實行可取如

致仕按察副使曹時中，渾厚澄瑩，粹然和氣。處士劉  
閔，恭慎醇粹，學行高古，于勸講宜稱。仍乞禮致。時中  
使爲宮僚，而令閔以布衣入侍。更勅各部翰林院  
科道官，精訪純德雅望之人以充。則涵養薰陶，宜有  
裨益，而推立教之本於聖躬。已屢疏乞休，又薦時  
中自代，不允。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時江西歲饑，  
盜起，條災異預備，奏均徭里甲賦稅事宜，所至宣  
上德，汰官弊，問民疾苦，以風俗教化爲大務。賑荒鋤  
魁，褒表賢孝。一主于阜俗靖民，雖險僻山縣，未嘗見

上官至者靡不畢造撫循勞來吳城毛竹弘山賊巢  
單車深入平之一省以安民至今追頌時寧庶人貪  
猾爲伎害取祿米過倍官校豪奪民利俊至約束之  
不爲動奏請定祿米歲額布政司徵收貯庫每季長  
史司支領爲著令已濠奏府殿請易琉璃瓦俊力言  
當斷以大義毋涉吳王几杖之賜濠大恨時濠雖暴  
橫然未有逆萌或以爲過後卒反人服其先識內艱  
歸陞副都御史再撫江西俊恐爲濠所倚齮力辭不  
赴四川盜僭王號賊藩省大臣起巡撫四川宣布威

德勦撫並行、四川平、會瑾誅、上疏言昔夙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以爲功出闕寺國爲無人、今賊瑾謀逆、危于千鈞一髮、而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文武無人以陛下信文武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如永、豈不能早發其奸、致危迫若是耶、今瑾雖誅、黨魁猶在、終日失刑、請擇宗室育宮中、而召用先朝舊臣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許進等、以修復舊政、意指斥用事者、故大臣交忌、旨下詰責、時諸邊征勦、宦者必屬其子

弟私人寄兵籍冒功俊一切拒絕權幸愈益惡會與  
總制洪鍾忤乞致仕忌者謂盜衰易與無所事俊可  
其奏命下朝論大駭蜀人號哭追送者數千人俊去  
蜀而兩川之寇復作矣寧庶人反俊聞報卽夜使人  
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與南贛都御史  
王守仁勉令竭忠討賊時言官交薦不起嘉靖初  
天子在藩邸知俊名入繼統召起工部尚書疏三辭  
敦促轉刑部尚書未至卽疏 祖宗親儒臣故事乞  
傾心延接加意採納使邪念消妄心息驕氣平以出

政布令又言今大倉之儲盡于無名之冗食小民之蓄盡于無名之誅求陛下初詔所革皆其壞極而不得不革者也然貴近之臣往往稱不便莫萬有一更誠更之則諸所革者盡復而天下之公議廢矣又言移風易俗乞身先率之士大夫先奉行之成約質渾樸之風既至命侍經筵會暑罷講俊疏言祖宗勤學故事以諫且言學貴緝熙禹惜寸陰經筵聽講頗不謂勞文華清燕亦不謂熱如陛下天稟全智年方志學願毋輒罷廢又舉古師臣坐講故事以廣



上德 上嘉納之俊在位于親大臣勸聖學辨異端  
節財用數數爲 上言諸正德中結權倖干政納賂  
者通政張龍廖鵬齊佐王獻俱奏伏法時內使葛景  
盧良太監劉寶左少監李朝用奉御劉孟陽諸不法  
事連發爲科道所糾旨勿問下司禮監發落俊具言  
法立于 祖宗守于 陛下而奉行于法官諸葛亮  
有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臧否賞罰不宜偏私使內  
外異法所以防官邪齊民志也今法干內臣親屬者  
俱得免是法獨行於外而不行于內今雖 陛下盛

德左右革心萬一有作奸犯科而無法以制之其流  
之弊安可止耶竊揆陛下見近日叅論內臣之多  
以人情不甚相遠論細謹內臣豈無縱恣外臣難免  
而近日叅論意必外臣有輕重于其間也竊惟大小  
臣工有六年之考察三載之黜陟而又有科道之糾  
劾有撫按二司之摧擊一千吏議終身不齒不三數  
年而沙汰去者數千人矣是皆內臣所無而內臣犯  
法事無大小法皆具奏故陛下祇見叅論之多而  
不知爲執法之平也惟陛下下法司公訊以昭平

明之治。上不聽。案宦豎私人獄。且具內降送鎮撫司。俊奏言。祖宗設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大小罪犯。無不畢由錦衣衛。謂之親軍。所以偵伺機密。察奸細。鎮撫司。則鞫訊大盜妖言者也。太祖以鎮撫司非法。凌虐燒其獄具。申鞫刑之禁。並送法司。列聖恪遵。無易。自劉瑾錢寧以所忌惡。付鎮撫文致成獄。此法之所以壞也。今宋鈺所告太監文事。不待法司問結。而輒送鎮撫。非祖宗之舊也。疏上。獄竟付鎮撫。俊復言。此途一開。恐後有重大獄情。皆

將板求內階以圖幸免將亂階始此。上怒詰責俊以不得其職乞致仕疏八上乃允俊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用兵以殺降爲大戒以撫綏爲上策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發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每推先焉及遘疾遺表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脩撰呂柟宜留輔德襄大政云

少保李康惠公

事

秦陵

東陵

邊公名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周歷官  
都御史公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  
顏各修勵行業公初知太湖爲南京主事刑部歷戶  
工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  
孔棘正德六年警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  
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詞謀繕壁壘  
扼溪澗進與賊戰擒胡雪二纔還府華林賊又叛殺  
副使周憲公諭降健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爲

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卽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遁去。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十五年陞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攜貳，擾我開原、懿路、蒲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墩、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

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陞樹木爲阻固。東園稍寧。進公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公惡郭勛驕縱。翦其羽翼。勳愬公欲并中胡端敏。公辭營務不允。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甚。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公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

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廢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目，莫敢何問者。公恃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官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臣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闈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也。」上從公議，公楚人。



有名。上稔知，幾欲用爲吏部尚書。是年春，充正使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謚康惠。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子救，益府長史。

筆記曰：李承勛二十舉進士，爲太湖令，有聲，入拜南京刑部主事。六載滿，始遷戶部員外郎，陞虞衡郎中。出知南昌府，時瑤饒諸屬邑高安、姚源、東鄉、華林、瑪瑙、越王、仙女、雞公、宴章、法城、益田、石馬、新安盜互起，執叅政趙士賢、吳廷舉，各道兵促縮不敢進，承勛獨

前進破賊於山麓，又破之於邑門，斬首幾六百，平五寨。華林賊丁大全等敗我副使周憲，殺之。承勛單騎入憲軍，寢其牀，衆乃定。賊黨王奇來聽撫，搜得其衷，从縱使還，奇愧激，偕同黨陳羅降。復約舉火爲應，承勛乘之，賊大潰，俘斬四千五百，捨散者二萬餘。賊平，俄而姚源王浩八復叛，承勛復討，獨有功。時吳廷舉在賊所，誘其下共劫酋魁降，而中官黎安忌二人名，誣下獄。廷議白承勛枉，超拜浙江按察使，遷陝西右布政使，轉河南左布政。武宗末，以副都御史巡撫。

遼東地北隣朔漠南枕滄溟東臨鴨綠與朝鮮界而  
開原孤懸絕域蜜邇奴兒干黑龍混同禿魯艾葱東  
西金山諸夷窺伺者衆承勛奏請築邊牆而賊不時  
捷我難就於是使別將馬廉禦清鎮楊鎮兵闢松靖  
險劉男康福分二軍除定遠慶雲柴河道而身負畚  
鍤先士卒不日而就尋又城中固鐵嶺斷陰山遼河  
之交城蒲河塞女直寇城撫順道建州貢諸要害悉  
復嘗薦許泰有大將才言者尼之弗果用召爲南京  
都察院右都御史入拜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左都御史、掌院事、總督十二團營、上手書詩、遺之、承勛與太監張永竭意革宿弊、練士伍、然自是與總兵郭勛忤、久改理部事、時岑猛以田州叛、沙保芒部相仇殺、土魯番寇哈密、小王子殺掠陽和吏民、警報旁午、承勛晝閱夜籌、懸洞機事、以次底績、而慮允食爲蠹、因大學士張孚敬革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員、錦衣衛千百戶、官五百員、騰驤衛兵、及各監局、冒役數千人、一時爲之肅然、在兵部三歲、卒、年五十

太子太保尚書王公

事

泰陵  
永陵

康陵

功

公名瓊字德華山西晉州人也舉進士爲戶部郎歷

藩臬二千石皆第最武宗廟召拜戶部侍郎進尚

書久之改兵部瓊爲人多計筭穎敏默識凡天下兵

馬數多寡強弱及塞隧夷險徧裨才否一覽悉記無

遺武宗末政在宦官多遊幸饑民乘間起爲盜最

大者山東劉六河南趙鐃蜀藍馱江西桃源華林瑪

璫多者至二十餘萬攻城剽府庫驅壯士從老稚掠

充食劉趙輩尋爲尚書彭澤陸完先後平餘黨次起

經濟名臣

卷十七

五十四

日益盛，封事告變。癸午，瓊手錄指悉，計合機宜。虜嘗入寇山西，一得利踰歲，乃復獵境上。陽若東者，瓊曰：是必趨舊利。奏集諸鎮兵，據山西要害，賊果入，大敗之。進少保。太子太保陳金討兩廣蠻有功，謂指出瓊進少傅。贛州盜大起，王守仁時巡撫，請得從軍興法，便宜行事。瓊才之咸報，可。果以次賊平，而瓊又再進少師。太子太師寧王反，報至，朝中外惴惴亡人色。而瓊益治兵自如。且曰：吾久用王守仁上游，何耶？度反已執之，亡何？守仁果執王。時都督江彬得幸，瓊陰與

厚結所言無不當瓊得以成功者彬力也瓊惡吏部尚書陸完會完以罪去遂代之嘉靖改元言官論其奸狀詔下獄內閣臣楊廷和欲論瓊死已赦出之成遼左廷和因議禮不合罷歸瓊上疏自列釋爲民虜大入陝殺掠吏民楊一清還朝難其代詔復瓊尚書總督諸軍事瓊至修一清之政加振刷焉犄角逐虜去斬獲累二百餘瓊上言鹽池北邊虜虜覘商人過輒入剽掠商以是絕不肯來請外修塹護之然多風沙易滿改築墻虜旣阻墻不得進商乃肯稍復

來邊人以配楊一清進太子太保復改吏部卒瓊與彭澤俱號一時名將其議哈密事相矛盾論者謂瓊議爲得云陸完字全卿長洲人郡諸生闈敬借上命括奇貨江南談張甚過蘇常廷曳諸生諸生競擊敬走完時實不與而隙者具完名首諸生狀聞巡撫王恕列敬罪上逮還完後舉進士而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曰是故擊闈人者耶擢御史當已而爲御史累遷至兵部右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羣盜前後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人詔



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爲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迺大悔，詔逮下獄。庾夬而完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與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將軍郤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尋又鏖格裴子岩，斬首二千，俘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歿，賊分爲兩。由蒙城、太行流劫入河南境者尤狼暴。帥曰劉三趙風子有十三萬五千騎，而都御史

彭澤咸寧侯仇鉞帥秦兵擣之。彭澤字濟物，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歷尚書工部郎，出知真定府。累進按察使。澤爲人長大，腰帶十二圍，其顧盼燁如也。平居鮮笑容，雖與爲偶語，叱叱聲若詈，召拜僉都御史，遷進副都，分捕河南賊。澤至，則大陳軍容，擐甲引見諸大校，責以退縮。顧軍正論行法，建纛諸大校無不惕息，惶恐頓首請自效。良久乃釋，遂鼓行前薄賊，凡數十戰，皆大破，殺虜以萬計。趙鏐跳，劉三死於陣。於是給事御史上言河南賊平，陸完養寇自重。下詔切

責完懼日夜督諸將徼賊而賊隨劒隨脇聚燒運艘掠臨清邳徐而下犯淮安又奔登州海套與完遇蒿淺坡時宣大鐵騎及中土材官良家子悉集合圍賊大敗之六七彥名獨挾驍勇三百騎潰圍出星馳掠河西務將北就達勒厄關險不得道度河南躡荆楚奪艘瓜洲掠泊通之狼山寨完窮追截水陸道六七先後赴水歿梟彥名斬首將六百俘三百溺水歿者千餘還朝完澤俱加太子少保右都御史予世襲錦衣千戶完尋遷兵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加太子太

保時蜀盜藍廷瑞、鄔本恕爲尚書洪鍾擊撫且平餘黨。廖麻子復起，勢愈熾。鍾耄不復能將，詔澤充總督討之。澤悉兵破賊，殺廖麻子，衆逃竄山寨，多伏弩箚棘中。澤分兵盭出入，奪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夾誅之。且盡。或云廖有異術，能隱形，既還加太子太保，虜萬騎入宣府，大殺掠吏民，將轉寇近地。詔澤出提督三關二路。久之，虜退，仍理都察院。澤好因酒使氣，時時出瓊上，嬖人錢寧挾威公卿，咸俛首折節。澤切齒不能平。瓊因寧所遣親近語事，邀澤飲，澤醉，嫚罵朱寧。

奴才壞天下瓊謂澤曰勿妄言澤益奮不復可止寧  
大怒會哈密城及金印爲土魯番所取 詔諭還不  
可且謀得將寇甘肅狀廷推澤經理之澤調寧夏兵  
自使使詣土魯番予繒幣二千銀榼一盃一求和還  
哈密城及印土魯番陽許澤輒奏事平乞骸骨澤歸  
而土魯番變矣薄肅州芮寧全軍沒瓊條澤歿罪錢  
寧欲從中下閣臣力揅乃免嘉靖初徵拜兵部尚書  
以老加少保致仕卒陳九疇字禹學曹州人多權略  
善騎射歷仕至肅州兵備土魯番寇肅州總督彭澤

遣使約和不得要領九疇奮怒曰彭公受天子命全  
陝重寄不能身任利害徒模稜效弱宋故態何顏立  
天地乃勵士卒繕壘堡捕繫番諜巴思等殺之土魯  
番掠肅州遊擊將軍芮寧戰敗沒九疇遣奇兵襲其  
營却之大臣奏其激變下獄 永陵卽位尋進按察  
使超拜都御史撫甘肅土魯番復入寇九疇率兵拒  
戰陰賂番別部內外夾擊大破之上捷九疇當封而  
大臣中土魯番流言復以報功誤逮論誣罔輸戍天  
下寃之凡虜再寇九疇輒從間道入登岬峴從上射

虜嚙指疑能分身號飛將云曹謙博習子史有機略揣兵事多曲中父雄立功西北破寧夏調度寔資謙謙從楊一清學一清家居謙遺書略曰先生世所不可無者而又世所忌也此何時哉彼勸先生出者非愛先生者也然雄與劉瑾通姻好謙不能止瑾誅父子俱死於獄一清惜之曰謙料人則明也處人則忠也其所自料自處何如哉李卓吾曰父欲與瑾聯姻謙爲子可奈之何遂菴先生但聽忠言免發背毒以死便了勿幸謙之不能自料也

李贄曰、弇州謂晉溪公貪財好睚眦中人夫滿朝皆受宸濠賂獨晉溪公與梁公亡有也楊廷和爲首相受宸濠賂擅與護衛乃駕禍於梁公而梁公不辨卒被劾去又駕禍於晉溪公晉溪公又不辨卒被誣下獄論死是孰爲貪財乎孰爲好睚眦人乎嗚呼晉溪不貪宸濠之賂而陰用守仁使居上流以擒濠明知守仁不以一錢與人不與一面相識而故委心用之何也少具眼者自當了了何況弇州素讀書作文人邪彼不拒江彬者欲以行彼志耳是以能使守仁等



諸大豪傑士得爲朝廷用也。當時若李充嗣之撫應天。喬宇輩之居南京。陳金等之節制兩廣。卒令宸濠旋起而旋滅。是誰之功乎。嗚呼。此唯可與智者道。

少保胡端敏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弘治六年進士，初爲德安推官，陞南京刑部主事，歷郎中，與李承勛、魏校、余祐友善。時稱南都四君子。弘治十八年春，詔求言，公條上十事，其一言立賢，無方先朝李賢、薛瑄入內閣，不由翰林。翰林如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爲給事中，王翱以大理左寺正復爲御史。今一切敘轉專泥科條，以故才賢抑塞，乏人佐理。出知府廣西太平，太平瘴鄉又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夷其

上先守多難之。公至，則馭以威信，畧去文法。李濬，太平會家也，叛殺掠吏士，積不服。公誘濬中表兄趙元埴使擒之，散其兵四千歸農。思明叛，族黃文昌等四世殺土知府占三州二十七村地。土知府黃賜更服事之。至是畏慕公，欲來歸。總兵康泰因遂執其兄弟三人。文昌懼，反來奪。公守孤城，危甚，而屬邑土兵嘗被公德者聞之，奔命遠來。一夕戈甲滿山谷。於是文昌請降，歸所侵地。而黃賜乞爲公養子矣。土官世襲輒展轉結勘索賂土夷，土夷以故怨叛。益輕中原人。

士公令土官生子卽聞府子弟應世及者年十歲朔望或有事調集皆得携見太守太守爲識年數狀貌父兄有故按籍爲請土官大悅尋以母喪歸爭泣留弗得也服除補寶慶知府擢江西按察副使治兵撫州諸郡時華林瑪瑙姚源盜大起詔右都御史俞諫發近地兵討之公以兵備從賊氣勢相連絡號數十萬江西兵素單弱應募及土兵調者又桀驁不可使公日夜拊循漸爲勒束陣法陰募招賊降者散爲農而擇其勇健置麾下兵始強廼前奮擊賊十餘戰大

破之所殺虜，迨復業，無慮數萬人，而叅議王泰者，忌公功，譖之。俞諫狀不悉，上自以資進，福建按察使時寧王、宸濠縱毒，陰結羣盜，欲爲不軌。公上疏論攻治二策，未及王，乞早以禮法裁制，詔下兵部議。多如公指，宸濠怒，論公斬罪十，摘疏語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爲離間親藩，因徧賂權奸朱寧、蕭敬、張銑等，及兵部尚書陸完、都御史石介，坐公誹謗妖言，離間罪，必欲殺公。公先是已陞福建按察使，乞休未得，乞歸抵家。宸濠徧遣兇徒，挾上旨襲公，巡浙御史潘鵬

附濠盡囚公家人索公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匿公變姓名問道歸命京師得不死下錦衣獄獄中三上書言江藩橫逆朝野皆聞微臣慙愚天日共鑒兩京言官程啟充徐文華輩並疏論救諸奸亦懼公乃得出戍瀋陽居四年宸濠果反起公軍中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尋召爲吏部右侍郎以父喪歸世宗新卽位公自喪所上言聖孝治體二疏皆見納遷兵部左侍郎數月遷南京工部尚書詹事霍韜薦其賢召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未就改刑部

尚書兩月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公時已得疾力論西北事不休溫詔慰行之然薦陳九疇馬昊等有將畧大爲時宰所厄乃懇求致仕歸賜勅給驛績與廩歸無幾召理南京兵部事復辭乃止卒贈少保謚端敏鄭端簡曰公朴忠直諫氣壯才雄淡泊寧靜清素不滯席文襄稱公論事如結舌草奏如懸河邵康僖曰胡公疾惡如讐善則猶已余兩爲公屬吏手書勉余忠季大節公議哈密與南海不合論芒部功王浚川以爲發其過大不喜薦賢才安仁以爲侵官

相壓亂政發怒訴於朝。哈密土魯番疏制置極詳。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爲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我土魯番。遣使來而大臣卽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公議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啗時貴。自成化至于今。中國爲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携貳我屬夷。而以哈密爲餌。釣大利。宜勅王瓊爲國忠謀。先盡復瓜沙羽翼之地。悉收亡失屬夷。封植哈密。永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後



請勅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恫喝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震威略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術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及薦馬昊施儒楊必進及九疇爲將皆報聞河西之議語侵永嘉彭澤陳九疇得免奇禍昌化嗣伯下廷議公言吾輩不得以厚賂故誣朝廷安仁變色大沮以故諸大臣皆忌公論大禮是永嘉安仁說竟不肯相依附賴上明聖憐其忠鯁終始眷注云公有奏議行於世其危言正色遠慮深憂天性然也

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屢登薦剡、引疾乞致仕、次子繼、幼讀書、不大了了、父亦棄之、世寧調兵至江西、兵官以世寧出見繼、繼曰、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教、繼乃指示進退離合勢甚詳、凡三日、而世寧歸闕、大異之、顧兵官非能曉此者、以詰不能諱、具實告、世寧歎曰、我有子、自不識、何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略、世寧十不失三、繼策十不失一也、世寧之上寧王事、繼跪曰、疏入必重禍、柰何、父曰、吾業以身許國矣、疏到、世寧下獄、是歲繼因念父病死、世寧母獨

不哭曰此子在當作賊胡氏滅矣

平泰  
功

都御史馬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公名昊，關中人。昊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擢按察僉事。尋以御史時罪，謫真定，推官至則教吏士習武，多布置，鈎指民家有流劫，奸盜亡命，悉擒之。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馬昊於真定稱保障甚宜，真定請勿謫，詔許之。亡何，蜀盜藍鄂叛，侵掠蜀，合四省兵討之，未效。吏部尚書言：「馬昊才可蜀按察僉事，佐治兵。」昊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若勝，何擇驍勇材力之士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會。」

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砲擊賊營，亂自蹈籍而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喜，以兵起未有者。昊曰：「此尚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遇賊。賊方陣左，而伏兵於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與兵百騎直擣伏，伏驚潰趨左。左陣亦潰，兵合擊，火其柵，大破之。斬騎將方四，捕首虜降萬人，遷副使治兵。川東道賊延蔓，勢尚張。都御史高崇熙謀於副使張思齊，招諭賊，賊請降，而乞往劄臨清市，空其民。昊曰：「臨清市，蜀襟喉，上達重叙，下連湖湘，其地饒富沃衍。」

胡可委賊自困，獨益饒治兵，募召豪傑，賊困不敢東。伏漢州平壤，未幾復反，集衆至二十萬，前後官兵俱敗績。賊遂圍中江，因謀嚮成都。昊以五千騎馳赴中江，賊走窮追之，與總督彭澤合擊，大破，殺賊酋廖麻子，遂進右僉都御史，巡撫蜀。廖麻子死，餘黨尚數萬，竄於東鄉山，推喻老人爲帥。昊請于彭澤曰：「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爲主，或迂失便，願發步兵三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如昊言，賊窘果縛喻老人請降，而它賊在遂寧渠縣者相繼平，進副都御史，逾

歲虜亦不刺自西海犯松潘蜀大振吳招土番爲間  
取道夜掩虜虜驚潰獲馬及衣械糞事聞加祿俸一  
高珙筠夔人普法惡倡諸夷部立寨僭號攻劫吳率  
兵擣破之降者萬計獨青山寨不下吳行周視寨曰  
此固高絕水道可下也乃遣兵據泉口而攝南方圍  
待之兩日賊渴覘南圍薄夜走兵從後追捕首虜又  
萬人執普法惡誅之遷右都御史予一子錦衣百戶  
然吳好功名又欲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

逸史氏曰嘉靖初胡世寧盛言於朝吳名將可用也

其撫蜀亦欲平松潘夷曰昊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  
臣短用兵重用其短必勝嗚呼名言哉

續藏書卷十一

系